

后现代的迷茫与救赎 · SDE UNIVERSES

后现代思想的解构 与 SDE 救赎 · 入门

The De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Thought & Its
Redemption

上篇解构 · 中篇钥匙 · 下篇教育／健康／商业

利奥塔

库恩

罗蒂

鲍德里亚

福柯

一根黄瓜

后现代看对了一件事:价值会变、会多元。它错在下一步——把"会变"读成了"随意"。
一根黄瓜从头到尾:它好不好吃会变,但你骗不了自己的舌头。

王德生 德麦国际出版社

SDE Universes · 西方哲学专栏 · 后现代的迷茫与救赎

sdeuniverses.com/western-philosophy/postmodern

王德生

引子:你为什么总觉得有点空

先不谈哲学,谈一种感觉。

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:明明什么都不缺,却觉得有点空。刷了一晚上手机,放下时比拿起时更累。朋友圈里人人都过得精彩,你却越看越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对劲。别人问你"你到底想要什么",你答不上来——不是没有想要的,是**好像想要什么都行,又好像要什么都没意思**。

你可能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问题,是你"不够努力""想太多""矫情"。

不是。这是一个时代的病,而且它有名字、有来历、有几个把它想出来的人。这本书,就是要把这个病的来历讲清楚,然后告诉你怎么办。

这个病的核心,是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、你可能自己都常说的话:"**一切都是相对的,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好坏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。**"

这句话解放过很多人——它让我们不再跪在各种"绝对权威"底下。但它有一个没人告诉你的副作用:当"什么都行"的时候,人会慢慢发现"什么都没意思"。因为一件事之所以有意思,恰恰因为它"值得"——而"值得"意味着有好有坏、有高有下。把好坏高下全抹平了,"意思"也就跟着没了。

这就是那种空的来历:不是你缺什么,是这个时代悄悄告诉你"什么都无所谓",而人是没法在"什么都无所谓"里活得踏实的。

这本书要做的,就是把这句话拆开,看它对在哪儿、又在哪一步骗了你;然后给你一条出路——一条既不用退回"绝对权威"、也不用困在"什么都无所谓"的,第三条路。

读完你会发现:价值不是没有,是它的根被人悄悄抽走了,让你以为它是浮的。把根接回去,那种空,是可以填上的。

这本小书要做两件事。

上篇:把后现代最重要的几位思想家,一个一个拆开——不是骂他们,是看清他们对在哪儿、又在哪一步踏空。因为后现代不是胡说,它每一位大家都抓住了一个真东西;它的问题永远出在抓住真东西之后的下一步。

下篇:把这套看法落到地上——落到**教育、健康、商业**三个你每天都在里面的战场,看它到底能改变什么。

贯穿全书的,是一句话。先把它说出来,后面所有的拆解和应用,都是这一句话的展开。

开篇:一句话

后现代的全部主张,拧到最紧,是一句:

价值是多元的、变化的,没有普遍标准,一切都是主体的随意选择。

这句话今天是空气。"这只是你的看法"、"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"、"美丑好坏都是个人品味"、"你无权评判别人"——你每天说、每天听,而你听不见它,因为你活在它里面。

这本书要立的对撞面,也是一句:

价值确实是变化的、多元的——后现代这一点看对了。但"会变"不等于"随意"。价值是变化的,恰恰因为它是一个函数的输出;自变量一变,它就变。给定自变量,它有确定性。

注意对撞点在哪儿:不在"多元"上。

几乎所有反后现代的努力都栽在这里——它们去反"多元",于是被一句话反杀:"你又想搬回一个绝对标准压制多元,又一个老古董。"

这本书不反多元。它认为后现代发现"价值会变、会多元",是一个真发现,不能丢。

它反的是下一步的踏空:把"会变"读成了"随意"。

打个比方。温度会变——你不会因此说温度是随意的。温度是气压、湿度、日照、海拔的函数;这些一动,温度就动。温度的"变化",正是它"有函数"的证明,不是它"没规律"的证明。

价值一模一样。它会变,正因为它几个东西共同生成的结果。那几个东西一变,价值就跟着变。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真善美,不是因为价值凭空产生,是因为那一千个人各自的"输入"不同——各自的处境、各自走过的路、各自沉淀的经验不同。

这就是后现代那一步空的:

- 它看见:价值是变化的、多元的。——对。这是发现。
- 它跳到:所以价值是随意的、主观的、无法评判的。——错。这是漏掉了那个函数。

"会变"和"随意"之间,隔着那些自变量。

一片森林里没有两棵一样的树——后现代看见了,看得很准。它的错是:从"每棵树都不同"推出"树是凭空长的"。而每棵树都不同,恰恰因为每棵树都是种子、土壤、光照、年月长出来的。差异不是"无因"的证据,差异是"发生"的指纹。

一根黄瓜:先把话说到能咬一口

抽象的东西容易滑走,先给一根能咬的黄瓜。

你手里有一根黄瓜。它好不好吃?

后现代说:这是主观的,你觉得好吃就好吃,没有标准。

这话对了一半,又错了一半,而它对错的地方,正好把整本书的道理演示完。

对的一半:同一根黄瓜,吃法不同,"好不好吃"真的会变。

- 直接啃——清爽、脆、生鲜的好。
- 冰镇拍碎、蒜末香醋一拌——层次、开胃、被激发的好。
- 腌上三天——发酵、下饭、另一种好。
- 放蔫了才吃——木、费嚼、散——**不好吃。**

"好不好吃"确实在变。后现代看对了这个变。

错的一半:这个变不是"随意"的。

你没法对着那根放蔫了的黄瓜,宣布它脆甜多汁。 你嘴里那束纠缠不答应。你可以骗自己一秒,咬第二口就骗不下去了。

给定这根黄瓜(它现在的脆度、水分、清苦、温度),配上这个吃法(你入口、破皮、出汁、咀嚼、回味的整个次序),"好不好吃"是确定的——它是长出来的,不是你规定的。

这就是全书的核心,一根黄瓜就能说清:

- **反后现代:**黄瓜的美不是你随意选的——那束纠缠会否决你。给定黄瓜和吃法,美有确定性。
- **反柏拉图**(也就是反"天上有个绝对标准"):黄瓜的美也不是老天预先定好的——换个吃法,同一根黄瓜长出不同的美。美随吃法和黄瓜变,所以它也不是一块从天而降的铁板。

确定性和变化性,在一根黄瓜上同时成立:给定输入就确定(所以不随意),换输入就变化(所以不先验)。

这个,就叫"发生性的确定性"。而这本书要说的是:一切价值——不只是黄瓜好不好吃,还有一件事美不美、一个人善不善、一个说法真不真——全都是这样的确定性。

记住这根黄瓜。下面拆哲学家的时候,每拆一个,你都可以拿这根黄瓜去对一对:他抓住了黄瓜的哪一面,又在哪一步把黄瓜扔了。

长出价值的四样东西

黄瓜说清了"价值是长出来的"。那再往前一步:**它是从哪儿长出来的?靠什么长?**

答案是:价值(一件事好不好、美不美、真不真)不是一样东西决定的,是**四组东西一起长出来的**。不用记术语,用黄瓜就能全说清。同样一根黄瓜,为什么在你嘴里"好吃",这个"好吃"是这样长出来的:

第一样:你怎么"切"它,你在哪个"层面"碰它。

同一根黄瓜,你切成薄片、拍成碎块、还是整根啃,口感完全不同——**这是你"切分"它的方式**。而你是用牙咬、用舌头抿、还是就着蒜酱一起——**这是你"接触"它的层面**。切法和接触层面一变,"好吃"就变。这**一样,是"价值从你如何切分、如何接触里长出来"**。

第二样:你带着多少劲,在什么分寸下吃。

饿的时候吃,和撑的时候吃,同一根黄瓜天差地别——**这是你带着多少"劲"(饿意、期待、兴致)**。而你是狼吞虎咽还是细嚼慢咽——**这是你的"分寸"**。劲和分寸一变,"好吃"就变。这**一样,是"价值从你带着多少能量、在什么分寸下长出来"**。

第三样:你为了什么吃,你带着什么"知道"去吃。

为了解渴吃,和为了品鉴吃,是两回事——**这是你的"目的"**。而你知不知道这是有机的、知不知道它当季、知不知道该配什么——**这是你带着的"信息"**。目的和信息一变,"好吃"就变。这**一样,是"价值从你的目的、你的信息里长出来"**。

第四样:你走了什么步骤,在什么场合吃。

大口吞和慢慢品,是不同的"步骤";一个人吃、和一群朋友聚着吃,是不同的"场合"。步骤和场合一变,"好吃"就变。这**一样,是"价值从你走的步骤、所在的场合里长出来"**。

看清了:一个"好吃",是这四样东西一起长出来的。

- 你怎么切、怎么碰(切分×接触)
- 你带多少劲、什么分寸(能量×分寸)
- 你为了什么、知道什么(目的×信息)
- 你走什么步骤、在什么场合(步骤×场合)

四组输入,一个输出:这根黄瓜此刻的"好吃"。

现在,后现代的错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。

后现代看见"好吃"会变(它看对了),但它不问"靠什么在变"。它没有看见这四组输入。于是"好吃"在它眼里成了一个凭空浮着的东西——既然不知道它靠什么长,那就只好说它是"主观随意"的了。

而一旦你看见了这四组输入,"随意"就站不住了:"好吃"不是随意的,它是这四组东西的产物。你把这四组输入告诉我,我大致能推出你会觉得好不好吃——因为它是长出来的,不是掷骰子掷出来的。

同时,"天上的绝对标准"也站不住了:没有一个"永恒的好吃"预先定在天上,因为四组输入一变,"好吃"就变。

这就是全书的骨架,一根黄瓜、四组输入,就搭起来了:价值既不是天上定死的,也不是随意浮着的——它是从这四组具体的、可查的东西里,长出来的。

而下面九个哲学家,每一个都做了同一件事:他们各自抽掉了其中一组或几组输入,然后指着那个突然没了根、浮起来的"价值",说:"看,它是随意的吧!"

——它不是随意的。是你把它的根抽掉了。

记住这四样东西。下面看这十个人,是怎么一个一个把根抽掉的。

上篇:十个人,三个界

后现代不是一个东西,是一群人在三个不同的战场上,做了同一个动作。

那个动作是:把价值(以及真理、意义)从它的生成条件上剪下来,让它漂浮起来。

而这三个战场,是三个"界":

- **理念界**——概念、真理、知识住的地方。
- **现实界**——身体、物、世界住的地方。
- **自我界**——"我"、记忆、身份住的地方。

三个界,各剪一刀。下面按界,一个一个看。

第一界·理念界:真理漂浮了

这一界的后现代,剪的是**真理和它的来历之间的那根线**。剪断之后,真理就成了"话语"——谁的话语有权力,谁就是真理。

利奥塔:大故事死了

利奥塔有一句开幕词:后现代,就是对"元叙事"的不信任。

什么叫元叙事?就是那种能把一切都装进去的大故事——"人类在不断进步"、"科学在逼近真理"、"历史有一个终点"。利奥塔说:这些大故事,人们不再信了。剩下的,只有无数个小的、局部的、各说各话的"语言游戏"。

他对在哪儿?他真的看见了一件重要的事:知识不是一个统一的、从天而降的整体。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规则,物理学的"真"和法律的"真"和诗歌的"真",不是一回事。这个观察是对的,而且解放了很多被大故事压着的小声音。

他在哪一步踏空? 从"没有一个能装下一切的大故事",跳到了"所以知识之间没有高下,全是平等的语言游戏"。

用黄瓜对一对:是的,没有一个"绝对正确的吃法"能装下所有黄瓜。但这不等于"怎么吃都一样好"。放蔫了再吃,就是比新鲜时啃差。 没有大故事,不等于没有好坏——只是好坏要一根黄瓜一根黄瓜地判,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判,而不是一把尺量到底。

利奥塔剪掉的,是"知识可以局部地、具体地分高下"这根线。他以为剪掉大尺子就等于没有尺子——而其实,剪掉大尺子之后,还有无数把小尺子,每一把都在具体地量。

库恩:范式换了,世界就换了

库恩研究科学史,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:科学不是一点一点往上垒的。它是一次一次"范式革命"——旧的一整套看法被新的一整套推翻,而新旧之间"不可通约",就像鸭子突然变成兔子,同一张图,看见的是两个世界。

他对在哪儿? 他看见了知识是发生的,是有历史的,是被一个共同体在具体条件下造出来的。科学家不是从虚空里发现真理,他们在一个传统里、用一套工具、带着一批前提工作。这一点,正是本书要立的东西:知识有产地。

他在哪一步踏空? 从"范式是发生的、会更替的",滑到了"范式之间无法比较,没有哪个更好"。

用黄瓜对一对:是的,"直接啃"和"腌三天"是两套不同的吃法,各有各的好,不能简单说哪个对。但这不等于所有吃法都一样。 放蔫了吃,在任何一套范式里都是差的。范式会变,不等于"好"这件事消失了——只是"好"要在每一套范式内部,具体地、可追溯地判。

库恩把"发生"看对了,却把"发生"读成了"不可比较"。而其实,发生的事情恰恰是可追溯的:一个范式从哪来、解决了什么、留下了什么没解决,全都可查。可查,就有高下。

德里达:词,永远够不到它要说的东西

德里达是后现代最核心、也最难读的一位。他的刀,砍向了最根上的地方——语言本身。

他有一个造出来的词,叫"延异"。意思大致是:一个词的意思,永远不在它自己身上,而是靠着它和别的词的差异才成立;而那些别的词,又靠着更多的词……于是意思永远在往后推,永远没有一个"到站"的时刻。你想抓住"意思本身",它总在下一个词那里。说到底,词永远够不到它想说的那个东西——中间永远隔着无穷多的别的词。

他对在哪儿? 他抓住了一个极深的真相:没有一个词,能"直接"、"完整"地抓住它的对象。意思确实是在关系里、在差异里生成的,不是一个词里预先装好的。这个洞见,拆穿了两千年来一个幻觉——以为语言是一面透明的玻璃,词后面就是"事情本身"。语言不是玻璃,这一点德里达说对了,而且说得最彻底。

他在哪一步踏空? 从"词够不到完整的意思",跳到了"所以意思是无限漂浮的,文本可以被无穷地解读,没有哪种读法更对"。

用黄瓜对一对:是的,"黄瓜"这个词,永远说不尽你嘴里那束纠缠的全部——脆度、水分、清苦、余味,词抓不全。这一点德里达对。但"词抓不全"不等于"词和黄瓜没关系、怎么说都行"。你说这根蔫黄瓜"脆",这个词就是用错了——不是因为它没抓全,是因为它连方向都指反了。词够不到完整,不等于词可以指向任何地方。一根蔫黄瓜,你可以用一百个词去描述它、每个词都抓不全,但"脆"这个词就是错的,那束纠缠会否决它。

德里达剪掉的,是"词虽然抓不全、但确实指向那束纠缠、因而可以被那束纠缠校对"这根线。他看见词够不到完整的意思(对),就宣布意思无限漂浮(错)。而其实,词够不到完整,和词能不能被校对,是两回事:你永远说不尽一根黄瓜,但你的舌头随时可以判定你说错了。

巴特:作者死了,读者随便读

罗兰·巴特有一篇名声极大的短文,标题就是四个字:"作者之死"。

他的意思是:一篇文章一旦写出来,它就和作者脱钩了。你读一首诗,不必去管诗人"本来想说什么"——那个"本来的意思"根本抓不住,也不重要。意思是在"读"的过程里,由读者生成的。作者不是意思的主人,读者才是。所以他有一句名言:读者的诞生,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。

他对在哪儿? 他拆穿了一个真幻觉:没有一个"作者原意"像标准答案一样躺在文章背后,等着你去挖出来、对答案。阅读确实是活的,同一篇文章,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时代,真的会读出不同的东西。这个观察是对的,而且它把阅读从"猜作者标准答案"的枷锁里解放了出来。

他在哪一步踏空? 从"没有唯一的作者原意",跳到了"所以读者怎么读都行,没有更好更差的读法"。

用黄瓜对一对:是的,一根黄瓜端上桌,厨师"本来想让你怎么吃",不重要也管不住——你怎么吃是你的事,你能吃出厨师没料到的味道。这一点巴特对。但"没有唯一吃法"不等于"怎么吃都一样好"。你把这根鲜黄瓜配上一勺白糖猛蘸,厨师管不着,可你的舌头会告诉你:这么吃,糟蹋了。读者可以自由地读,但读得好不好,那束纠缠(文本里真实的肌理)会给你反馈——有的读法让文章更亮了,有的读法是硬套、是曲解、是没读进去。

巴特剪掉的,是"读者虽自由、但那束文本纠缠仍在、仍会校对读法好坏"这根线。他看见阅读是生成的(对),就宣布怎么读都行(错)。而其实,'作者死了'不等于'文本死了':作者管不住你,但文本还在那里,像那根黄瓜还在你嘴里,它会告诉你这一口读法是亮了还是砸了。

罗蒂:别当法官了,当谈话的人

罗蒂走得最远。他说:哲学两千年,一直以为自己是"真理的法官",能判定哪个说法符合实在。这个梦该醒了。心灵不是一面照实在的镜子。哲学不是一门科学,它是一种文学体裁。我们别再当法官了,我们当"谈话的人"——大家接着聊,聊得有意思就行。

他对在哪儿? 他拆穿了一个真幻觉:没有一面"完美的镜子",能让你站在所有视角之外,看见"事情本身"。我们永远在某个位置上、带着某套语言看世界。这个洞见是深刻的。

他在哪一步踏空? 从"没有上帝视角的镜子",跳到了"所以只剩聊天,没有对错,谁说的都行"。

用黄瓜对一对:是的,没有人能站在"绝对客观"的位置判黄瓜。但你我都咬得动黄瓜。你说这根蔫黄瓜脆,我说它木,我们不是在"各聊各的",我们可以一起咬一口——那束纠缠会当场裁决。 没有上帝视角,不等于没有裁决者;裁决者就是那束纠缠本身,是那根黄瓜在你我嘴里的真实反应。

罗蒂说得对:我们没有上帝视角。他说错的是:所以就只剩聊天了。而其实,失去上帝视角之后,我们还有那束纠缠——它不在任何人的"视角"里,它在你我共同的舌头上。

理念界三人,一个共同点:他们都看见了"真理是发生的、有产地、随条件变",这是对的、重要的。他们都在下一步踏空:把"发生"读成了"随意"、"不可比较"、"只剩聊天"。

而"发生"的真正含义,恰恰相反:发生的事情是有条件的,条件是可追溯的,可追溯就有高下,有高下就能争论——不是靠上帝视角争,是靠那束纠缠争。

第二界·现实界:世界漂浮了

这一界的后现代,剪的是符号和它指向的真实之间的那根线。剪断之后,符号自己和符号打转,再也够不到实在。

鲍德里亚:地图吞掉了疆域

鲍德里亚给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诊断:我们进入了"拟像"的时代。

什么叫拟像?本来,符号指向真实——"苹果"这个词指向真的苹果。但现在,符号只指向别的符号。广告里的幸福,不对应任何真实的幸福,它对应别的广告。新闻里的事件,不对应真实的事件,它对应别的新闻。到最后,复制品没有了原本——不是复制得太逼真,是原本从来就不存在。 他有个著名的说法:地图先于疆域,甚至地图取代了疆域。

他对在哪儿? 他抓住了一个我们时代的真病:符号层被无限加厚了。 我们越来越多地活在符号里、活在屏幕里、活在别人对生活的表述里,而不是活在生活本身里。这个诊断,今天比他写的时候更准。刷不完的短视频、买不完的"人设"、追不完的热点——全是符号自转。

他在哪一步踏空? 从"符号层加厚了、脱离实在自转了",跳到了"所以没有实在了,一切都是拟像"。

用黄瓜对一对:是的,你可以让"黄瓜"这个词在无数条美食广告、无数张滤镜照片里自转,转得和真黄瓜毫无关系。但你咬下去的那一口,还是那束真实的纠缠。 符号可以漂走,那根黄瓜不会因此消失——它还在你的牙齿底下。

鲍德里亚剪掉的,是符号和"那束纠缠"之间的线。他让符号漂起来,然后宣布底下的纠缠土壤不存在了——而土壤一直在,你的身体每天都踩在上面,你的胃每天都在提醒你,拟像不能当饭吃。

这一界只放一个人,因为鲍德里亚已经把这一刀砍到了极致。但要记住:现实界后现代是今天最猛的一界。理念界的真理漂浮,离普通人还远;而现实界的世界漂浮——活在屏幕里、活在人设里、拿符号当饭吃——是每个人每天的处境。下篇讲健康、讲商业,主战场就在这一界。

补一位:詹明信——是谁在推着世界漂浮

鲍德里亚说了"世界漂浮成了拟像",但他没说清一件事:是什么力量,在把世界推向拟像? 这个问题,詹明信(杰姆逊)回答了。

他有一个著名的判断:后现代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一种"思潮",它是一种经济形态的文化表面。具体说,当资本主义发展到"晚期"——商品不再主要是实用的东西,而主要是符号、品牌、形象、体验的时候——文化必然变成后现代的样子:平面化、拼贴、怀旧、没有深度、只有表面的滑动。

他对在哪儿? 他把后现代从"几个哲学家的怪想法",还原成了一个有物质根源的现象:当赚钱的方式从"卖有用的东西"变成"卖符号"的时候,整个文化就会被推着往符号那边漂。这个洞见极其重要——它告诉我们,现实界后现代不是一种"想法",你没法靠"想通了"就摆脱它,因为它有一台经济机器在背后不停地生产它。每一条广告、每一个网红、每一次"种草",都是这台机器在把你往符号里推。

他在哪一步踏空? 詹明信本人其实比大多数后现代者清醒——他是带着批判在描述后现代,而不是歌颂它。但他给出的出路很弱:他寄希望于一种"认知测绘",一种重新看清自己在这个庞大系统里位置的能力。这个方向是对的,但它停在了"看清",没走到"怎么办"。

用黄瓜对一对:詹明信说清了"为什么满大街都是黄瓜的照片、却越来越难买到真黄瓜"——因为卖照片比卖黄瓜赚钱。这个诊断太重要了。但他没说的是:你怎么在一个卖照片的世界里,重新吃到真黄瓜?

而这,正是下篇要回答的。詹明信告诉我们敌人有多强大、有多少经济动力在背后;下篇要给的,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,一个普通人、一个老师、一个生意人,怎么把符号接回那束真实的纠缠——怎么在照片的海洋里,重新种出、吃到、卖出一根真黄瓜。

第三界·自我界:"我"漂浮了

这一界的后现代,剪的是"我"和那束持续几十年的经验之间的那根线。剪断之后,"我"成了可以随时穿脱的一件戏服。

福柯:"人"是近来的发明

福柯宣布了一句震动世界的话:"人之死。"

他的意思是:我们以为"人"是一个永恒的、本真的东西——有一个真正的自我,藏在最里面。福柯说:

不。"人"是近来才被发明出来的一个概念,它是被知识、被权力、被各种"规训"生产出来的。 学校、医

院、监狱、军营,用同一套办法——分格、计时、考核、建档——把人塑造成"正常的人"。你以为是"自我",是这套机器的产品。

他对在哪儿? 这是最解放的一半:"我"确实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、一成不变的本质。它是长出来的,是被经历、被环境、被关系塑造的。一个人可以改变,可以成为不同的自己——这是真的,而且是希望所在。本书完全同意这一点,而且要同意得比福柯更彻底:主体确实是生成的,不是预设的。

他在哪一步踏空? 后来沿着他这条路走下去的人,从"主体是生成的",跳到了"主体是任意的、可随意穿脱的,没有真正的自我"。身份成了纯粹的"表演"——你就是你表演的总和,你可以随时换一套。

用黄瓜对一对:这里黄瓜要换个吃法来对。"我"就像一根腌了几十年的黄瓜。它确实是"腌出来的"——不是天生就这样,是几十年的经历、关系、习惯一层层腌进去的(这是福柯对的一半:生成的)。但正因为腌了几十年,它有了自己的味道、自己的硬度、自己的惯性,你没法今天想让它甜、明天想让它辣——那束缠了几十年的纠缠,不会因为你换个说法就松开(这是后来者错的一半:不是任意的)。

福柯说得对:"我"是生成的,不是本质。他之后的人说错了:所以"我"是任意的、可随意穿脱的。而其实,生成的东西恰恰有惯性——你半夜醒来躲不掉的那个"我",就是那束腌了几十年、改起来极难的纠缠。它是造出来的,但它不轻。

附:最接近出口的人——德勒兹

拆到这里,要停下来,诚实地讲一个人:德勒兹。因为他几乎走出去了。如果连他都没走出去,这本书凭什么说自己走出去了?这一节,是本书对自己最狠的一次压力测试。

德勒兹和上面几位不一样。上面几位都在"拆"——拆真理、拆世界、拆自我。德勒兹在"造"。他满脑子是生成、是流动、是新东西怎么冒出来。他有几个著名的词:

"生成"——他反对"存在",主张一切都在变成别的东西,重点不是"是什么",而是"正在成为什么"。这几乎就是发生学。

"块茎"——他反对树状的、有主根的结构,主张像地下块茎那样,四处蔓延、随处生根、没有中心的连接方式。这几乎就是纠缠。

"内在性平面"——他反对把标准放在世界之上、之外(那是"超越性",是天上的绝对标准),主张一切都在同一个平面上内在地生成,没有一个更高的东西来发号施令。这几乎就是"标准在发生里,不在天上"。

你看,他三步都快走对了:生成(≈发生)、块茎(≈纠缠)、内在性(≈标准不在天上)。他比谁都接近那个"第三条路"。

那他为什么也没走出去?

因为他缺了最后一样东西:收敛。

德勒兹爱"生成"、爱"流动"、爱"逃逸"——爱一切正在松开、正在变化、正在长出新东西的时刻。但他不信任"稳定"。在他那里,"稳定成一个东西"几乎总是坏事,是"被固化"、是"被规训"、是活力的死亡。他要的是永远的流动、永远的生成、永远不定型。

而这,恰恰漏掉了发生的另一半。

发生不是只有"松开、流动、变化"。发生是"从流动中长出稳定,又从稳定中松开,再长出新的稳定"——是一个来回。一根黄瓜的美,不只是"它在变化"(德勒兹只爱这一半),还是"给定这根黄瓜、这个吃法,它确定地好吃"(德勒兹不信任这一半)。只有流动,没有收敛,那就还是漂浮——只不过是一种更精致、更有活力、更让人向往的漂浮。

德勒兹给了后现代最美的一个版本:不是虚无的漂浮,是生机勃勃的漂浮,是无穷创造的漂浮。而它依然是漂浮——因为它把"稳定"当成了敌人,而稳定恰恰是发生走完一轮的标志。

用黄瓜收一句:德勒兹爱那根黄瓜正在被腌、正在变化、正在成为别的东西的每一刻。他说得对,那些时刻是活的。但他不肯承认,腌好了的那一口——稳定下来的那个确定的味道——也是活的,而且正是它,让"腌"这件事有了意义。只爱变化、不认稳定,黄瓜就永远腌不成,永远停在"正在成为"里,永远咬不到那一口。

而这一节最重要的,不是"我比德勒兹高明"——恰恰相反。是:连德勒兹这样的天才,三步走对两步半,都没能走出漂浮。这说明"发生里的标准"这条路有多难走,多容易在最后一步滑掉。本书若有一寸走对,也是站在他没走完的那半步上。

三界一刀:把十个人收成一句话

十个人(理念界的利奥塔、库恩、德里达、巴特、罗蒂,现实界的鲍德里亚、詹明信,自我界的福柯,再加最接近出口的德勒兹,以及他们身后一整代人),做的是同一个动作。把它们并排放:

界	代表	剪断的线	漂起来的	看对的一半	踏空的那一步
理念界	利奥塔·库恩·罗蒂	真理—来历	真理成话语	知识是发生的	发生 ≠ 不可比较
理念界·语言	德里达	词—它指向的纠缠	意思无限漂浮	词抓不全对象	抓不全 ≠ 可乱指
理念界·阅读	巴特	读者—文本纠缠	怎么读都行	没有唯一原意	无原意 ≠ 无高下
现实界	鲍德里亚	符号—纠缠	世界成拟像	符号层在加厚	加厚 ≠ 没有土壤
现实界·经济	詹明信	(诊断者:指出背后的经济机器)	晚期资本文化	拟像有物质根源	停在"看清",没到"怎么办"
自我界	福柯	我—持续纠缠	主体成戏服	主体是生成的	生成 ≠ 任意
最接近出口	德勒兹	(未剪,但只要流动)	生机勃勃的漂浮	一切在生成	生成 ≠ 拒绝稳定

一句话收全:后现代的每一位大家,都抓住了一个真东西——真理是发生的、符号会漂浮、主体是生成的。这些洞见都对,而且重要,不能丢。

他们共同的错,是同一步:把"发生"读成了"随意"。

从"真理是发生的",跳到"真理只是话语,怎么说都行"。

从"符号会漂浮",跳到"没有实在,一切是拟像"。

从"主体是生成的",跳到"主体是任意,随便穿脱"。

而每一次跳跃,中间都漏掉了同一个东西:发生是有条件的,条件是可以追溯的。

"发生"不是"随意"的反义词的敌人——恰恰相反,"发生"是"随意"的解药。因为凡是发生的,就是被条件生成的;凡是被条件生成的,就可以追溯到它的条件;凡是可以追溯的,就有高下,就能争论,就不随意。

后现代拆掉了天上的绝对标准——这件事它做对了,而且是大功一件。它的错是:拆掉天上的之后,它没有看见地上的。

它以为标准只有两个去处:要么在天上(绝对、先验、上帝视角),要么就没有(随意、主观、只剩聊天)。

它漏掉了第三个去处:在发生里。

标准不在天上,也不在没有——标准在那束纠缠此刻的真实反应里,在那根黄瓜在你嘴里的裁决里,在一个说法能不能被追溯到它的条件里。

这个"第三个去处",就是下篇要落地的东西。天上的标准救不了教育、健康、商业;而"没有标准"正在毁掉它们。第三条路——发生里的标准——是这本书要给的解药。

但在下地之前,还有一把钥匙必须先拧对——那个反复出现的词:"确定性"。中篇,拧这把钥匙。

中篇:那把钥匙——"确定性"到底是什么

上篇拆了九个人,得出一句话:标准有第三个去处,在发生里。

下篇要下地,把这第三条路铺到教育、健康、商业上。

但在下地之前,必须先把一个词彻底讲透,否则整本书会在两个方向上塌掉。

那个词是**确定性**。

本书反复说:"给定条件,价值有确定性。"这句话是全书的钥匙。而这把钥匙极其危险,因为它有三种拧法,前两种都会把锁拧坏。

第一种拧法(塌向后现代):确定性=各人各定

有人会说:"你说给定条件价值就确定,可条件因人而异啊——那不还是每个人各有各的价值,和后现代有什么区别?"

这是把"确定性"拧成了"各人各定"。如果是这样,本书就是把后现代换个说法又说了一遍,加一个'确定'的空词,什么也没改变。

破解它,靠一根黄瓜。

你和我吃同一根蔫黄瓜。你说脆,我说木。我们不是"各有各的真理"——我们可以一起咬一口,让那束纠缠当场裁决。而它会裁决:它是木的。

关键在这里:那束纠缠,不是你的,也不是我的,它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第三方。它不在你的主观里,也不在我的主观里,它在那根黄瓜真实的质地里。"确定性"不是"你我各自确定",是"那束纠缠对我们共同确定"。

换成大白话:价值不是"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",而是"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"。遛,就是让那束真实的纠缠说话。遛完了,确定性就出来了——它不属于公,也不属于婆,它属于那匹马本身。

第二种拧法(塌回天上):确定性=老天早定好了

另一有人会说:"那你不就是说,给定条件,价值就被唯一决定了、注定了?那不就是回到了那个'天上有个绝对标准'——只不过你把它藏在了'条件'后面?"

这是把"确定性"拧成了"先验注定"。而这是更隐蔽、更危险的一种塌法,因为它看起来像"严谨"。

如果价值是"给定条件就被唯一注定的",那这个"注定"就是一块新的绝对标准,一块藏在条件背后的天上铁板——而那正是上篇费那么大劲拆掉的东西。本书要是这样立,它就成了它自己拆的第十个后现代靶子的反面版本:一个新的独断论。

破解它,还是靠那根黄瓜,但要看它的另一面。

同一根黄瓜(条件的一半),换一个吃法(条件的另一半),好不好吃就变了——直接啃是一种好,冰镇拍碎是另一种好,腌三天是第三种好。没有一个"这根黄瓜的唯一正确吃法"从天上注定。

所以确定性不是"给定黄瓜就注定了唯一的味道"。确定性是"给定黄瓜'和'吃法,味道就长出来了"——而吃法是活的,可以换,一换,味道就跟着变。

更深一层:黄瓜和吃法之间,还互相塑造。你吃的过程会改变黄瓜(咬开了、出汁了、混了蒜香),黄瓜的质地也会改变你的吃法(太硬你会换个角度,太蔫你会想别的招)。不是"黄瓜先定死、味道再算出",是黄瓜、吃法、味道,在你咬的那个当下,一起发生、一起定型。

这就是"发生"和"注定"的根本区别:注定是"因在前、果在后,一条道走到黑";发生是"因果在同一个当下互相生成、互相塑造、一起收敛到一个稳定的样子"。

大白话:味道不是老天写好的剧本,也不是你随便编的段子——它是你和黄瓜在这一口里,一起现场即兴、但即兴到某个点就自然定型的那个东西。既不是背台词,也不是瞎胡闹,是真实的即兴演奏,而好的即兴有它自己的对错。

第三种拧法(对的那把):发生性确定性

排除了前两种,剩下的这一种,就是本书全部的立足点。给它一个名字:发生性的确定性。

它可以用一句话说全:

被生成的东西,可以被追溯;可追溯的东西,有高下可分;有高下,就能争论。

拆开看:

"被生成的"——所以它不是天上掉的(反先验)。每一个价值,都是从具体的条件里长出来的,带着这些条件的印记。没有哪个价值是无中生有、从来如此、天经地义的。

"可以被追溯"——所以它不是随意的(反后现代)。既然是长出来的,你就能往回查:它从哪束纠缠来?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?在什么条件下定的型?这一查,它就现了原形,随意不了。

"有高下可分"——所以它不是"什么都行"(反相对主义)。两个价值判断放在一起,你可以问:哪一个追溯得更清楚?哪一个在更真实的纠缠上站得住?哪一个把三股力维护得更完整?——这一问,高下就出来了。

"就能争论"——所以它不是"趣味无争辩"(反虚无)。既然有高下,就有得争;而争的方式,不是各自搬出主观偏好互相喊,是一起回到那束纠缠、回到那根黄瓜,让它裁决。

这四步连起来,就是那把对的钥匙。它一头卡住后现代的"随意",一头卡住天上的"注定",只有中间这条缝能通:价值是发生的——现场长出来的、可追溯的、有高下的、能争论的。

为什么后现代拧错了:它只看见了"变",没看见"函数"

现在可以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:后现代那么多聪明人,为什么会拧错?

因为它看见了一件真事——价值会变——却漏掉了这个"变"是有函数的。

它看见:同一件事,这个文化说好,那个文化说坏;这个时代推崇,那个时代不齿。**价值确实在变。这个观察百分之百正确。**

它的错是:把"会变"直接读成了"随意变、无规律地变、主观地变"。

而"会变"恰恰是"有函数"的证据。上篇开头说过温度:温度会变,不是因为温度随意,是因为温度是气压、湿度、日照、海拔的函数——自变量一动,温度就动。**你看见温度在变,正说明它背后有一套精确的依赖关系在起作用。**

价值一模一样。它会变,正因为它是好几样东西共同生成的:

它随"你怎么切分世界"变——一个把人分成"敌我"的框架,和一个把人分成"同为受苦者"的框架,长出的善恶判断天差地别。这是价值对"规范"的依赖。

它随"你在哪个层面接触世界"变——把一个人当"一堆生化反应"看,和当"一个正在受苦的活人"看,长出的态度完全不同。这是价值对"模态"的依赖。

它随"你走过什么路"变——一个经历过饥荒的人和一个没挨过饿的人,对"浪费食物"的价值判断不同。这是价值对"路径"的依赖。

它随"你沉淀了什么"变——一个在信任里长大的人和一个在背叛里长大的人,对"要不要对人敞开"的判断不同。这是价值对"土壤"的依赖。

四样东西,四台发动机,共同生成一个人此刻的价值。它们任何一个变了,价值就跟着变。

所以"价值多元"根本不是"价值随意"的证据——它是"价值有四台发动机、而每个人的四台发动机装的料不同"的证据。

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价值,不是因为价值是一千个人各自凭空捏的,是因为这一千个人各自的切分方式、接触层面、人生道路、经验沉淀,组合出了一千组不同的输入。输入不同,输出当然不同。这不叫随意,这叫精确——精确到每一种价值都能追溯回它那一组独特的输入。

后现代站在"输出千差万别"面前惊呆了,喊了一声"看,没有规律,全是随意!"——它没有绕到机器背后去看那些发动机。

这本书做的,就是绕到背后,把那四台发动机指给你看。看见了发动机,你就再也没法说"价值是随意的"了——你只会说:"原来它是这么长出来的。"

钥匙已经拧对了。现在可以下地。

下篇要做的,是把这把钥匙,插进三把最锈的锁:教育、健康、商业。

下篇:下地

上篇拆完了九个人。现在要问一个更硬的问题:这跟我有什么关系?

关系极大。因为后现代不只是几本难读的书,它是今天空气里的东西——它已经渗进了你孩子的课堂、你自己的情绪、你每天刷的屏幕。而它渗进去的地方,正在出问题。

下篇讲三个战场:教育、健康、商业。每一个,我们都看两件事:后现代那把"一切随意"的刀,在这里割出了什么伤口;而"发生里的标准"这条第三路,怎么把伤口缝上。

01 教育:当"没有标准答案"变成了没有标准

伤口

今天的教育,被两种病夹在中间,而两种病都是后现代那一步踏空的产物。

第一种病,来自"一切都是主体选择"。

它的口号很好听:"没有标准答案"、"尊重每个孩子的独特性"、"不要评判,要欣赏"。这些话每一句都对了一半——孩子确实各不相同,确实不该用一把尺压死。这正是后现代看对的那一半。

但它踏空的下一步是:从"没有唯一答案"滑到了"怎么答都行"。

于是你看见:孩子写了一篇逻辑混乱、前后矛盾的作文,老师不敢说"这里没说通",怕伤害独特性,只好说"很有想法"。孩子算错了,不敢说错,说"你的思路很特别"。结果是:孩子失去了"被真实反馈"的机会——而没有真实反馈,一个人无法成长。

这就是理念界后现代在课堂上的落地:把"知识是发生的、多元的"(对),读成了"知识没有高下,不能评判"(错)。真理的缆被剪断了,老师手里没有了裁决的依据,只剩下"欣赏"。

第二种病,是第一种病的反弹。

因为"什么都行"太虚了,家长和学校恐慌,于是抓向另一个极端:唯一能抓住的、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——分数。

既然"好"这件事没法判了,那就用可量化的指标代替"好":排名、升学率、竞赛奖项、打卡时长。这不是回到了标准,这是用"可测量"冒充"标准"。一个孩子好不好,变成了一串数字;而那些数字量不到的东西——他有没有真的懂、有没有被点燃、有没有长出自己的判断力——全被丢掉了。

两种病,一个根:都失去了"发生里的标准"。

第一种病放弃了标准(什么都行)。第二种病用假标准冒充真标准(只剩分数)。而它们互相喂养:因为"什么都行"太空,所以人们逃向分数;因为分数太窒息,所以人们又喊"要尊重个性"。孩子在这两堵墙之间被来回撞。

缝合

用这套坐标看,教育要教的到底是什么,一下就清楚了。

教育不是往孩子脑子里装标准答案(那是天上的绝对标准,后现代拆对了),也不是放任孩子"想怎样就怎样"(那是没有标准,后现代拆错了)。

教育是:教会孩子亲手去"发生"——去经历那个从条件长出结果、并且能追溯、能修正的过程。

具体到三股力(还记得上篇说的:真=在轨,善=效率,美=吸引——维护一个东西稳定显露的三股力):

教"在轨"(真)。不是告诉孩子"这是对的答案",而是带他去看:你这个结论,是从哪些前提长出来的?中间哪一步脱轨了? 那篇逻辑混乱的作文,不该被"很有想法"糊弄过去,也不该被打个低分了事——应该被一句一句地追溯:你这里想说什么,而你的句子实际说到了哪儿,这两者差在哪里。这不是评判,这是把"在轨"这件事,示范给他看。孩子学到的不是"标准答案",是"如何让自己的思想在轨"——这是一种能力,可以带走一辈子。

教"效率"(善)。不是逼孩子用最快的方法刷题,而是让他体会:一个好的解法,和一个笨的解法,差在哪里? 好解法用更少的步骤走通,更容易被别人看懂,更容易被用到下一个问题上。这就是善——用最小的耗散,把一个东西维持住、传下去。一个学会欣赏"简洁而有力"的孩子,比一个只会背标准答案的孩子,走得远得多。

教"吸引"(美)。这是最容易被两种病一起扼杀的一股力。放任派把它变成"随便涂鸦都是艺术",分数派干脆把它砍掉(美术音乐让位给主科)。而美是真实的力——它是"把散的东西聚成一个整体"的能力。一个孩子能把杂乱的想法组织成一篇有结构的文章,能把零散的知识串成一张网,能感到"这样才对、这样才完整"——那个"完整感",就是美,就是吸引力,就是创造力的根。教育要做的,是保护并训练这股力,而不是放任它或砍掉它。

一句话:好的教育,是带孩子亲手走一遍"发生"——让他经历从条件到结果、可追溯、可修正的完整过程,并在过程里养出三股力。它给的不是答案(天上的),也不是放任(没有的),是那个第三样东西:让思想在具体条件里,真实地长出来的能力。

一个场景:同一篇作文,三个老师

抽象说完,看一个具体的。

一个初中生交上来一篇作文，题目是“我的暑假”。文章东一句西一句：先说去了海边很开心，又说其实没什么意思，接着突然写起了奶奶做的饭，最后一句“总之暑假就这样过去了”。逻辑是散的，情感是飘的，但字里行间，能看出这孩子确实有点东西想说，只是没说出来。

放任派老师批语：“感情真挚，很有生活气息，继续加油！”——这句话温暖，但空。孩子拿到批语，不知道自己好在哪、差在哪，下次还是这么写。他被“欣赏”了，但没有成长。理念界后现代在这里落地：老师放弃了判断，因为他不敢说“这里没说通”。

分数派老师批语：“结构混乱，中心不明，68分。”——这句话有判断，但那个判断是一堵墙。孩子拿到68分，知道自己“不行”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行、怎么才能行。分数是一个结论，不是一条路。他被“评判”了，但还是没有成长——因为分数量出了“差”，却没告诉他“差在哪个具体的地方”。

发生派老师——也就是用这套坐标的老师——会做完全不同的一件事。他不给结论（不管是“很好”还是“68分”），他陪孩子把这篇文章“重新发生一遍”。

他会问：“你写海边‘很开心’又写‘没什么意思’，这两个是打架的——你当时到底是哪个？”孩子想一想：“其实是……一开始很兴奋，玩了一会儿就觉得没劲了，因为爸爸一直在看手机。”——你看，真东西出来了。这就是“在轨”（真）：把那个飘着的、没对准的表达，拽回到他真实的体验上。

他会问：“你后面突然写奶奶的饭，是因为海边没意思、反而想起家里的好？”孩子眼睛亮了：“对！就是这个意思！”——这就是“效率”（善）与“吸引”（美）：帮他找到那条能把散的珠子串起来的线，让整篇文章聚成一个整体。原来这篇作文真正想说的是：“我以为好玩的地方（海边）让我失望，反而是平常不在意的地方（奶奶的饭）让我温暖。”

孩子自己都不知道他想说的是这个。老师没有替他写，老师只是陪他把它“发生”了出来。

这三个老师的区别，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区别：

- 放任派守着“没有标准”（后现代那一半），给不出方向。
- 分数派守着“用可测量冒充标准”（反弹出的假标准），给的是墙。
- 发生派守着“发生里的标准”（第三条路），给的是：陪你把你真正要说的东西，长出来。

而孩子从发生派那里学到的，不是这一篇怎么写，是一种能力：如何让自己飘着的想法落地、在轨、聚成一个整体。这种能力，他能带走一辈子，用在写作上、说话上、做事上、想问题上。这才是教育。

02 健康：抑郁，是三股力同时被按住

伤口

这一节，是这本书能救人的地方，请慢读。

现实界后现代——活在屏幕里、活在人设里、拿符号当饭吃——是今天精神健康的头号杀手。而它对人的伤害,可以用这套坐标精确地说出来,精确到能指导怎么自救。

先说一个最普遍、也最被误解的痛苦:抑郁。

人们常把抑郁理解成"太悲伤"或"想不开"。这是错的,而且这个错误会让人用错方法。

用三股力看,抑郁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:它是维护"我"这个显露的三股力,同时被按住了。

"在轨"(真)被按住——守不住"我"了。 抑郁的人常说:"我不知道我是谁了"、"我以前在乎的事,现在都无所谓了"。这不是"想不开",这是**"在轨"这股力耗尽了**——他没有劲把那束叫"我"的纠缠,拽在它的轨道上了。前面说过,守真是要烧劲的;当这股劲烧干,人就脱轨,飘着,认不住自己。

"效率"(善)被按住——成全不了任何人了。 抑郁的人常说:"我什么都做不了"、"我只会拖累别人"。这是**"激发"这股力归了零**——他点不着任何东西,也感觉不到自己在点着什么。善是"让好的发生"的力,而这股力被按住时,人连给自己倒杯水的"发生"都启动不了。

"吸引"(美)被按住——感受不到美了。 这是抑郁最标志性、临床上有专门名字的症状:**快感缺失**。夕阳还在那儿,他看得见,他感觉不到那个**"被吸引过去"的拉力**。花是香的,音乐是好的,他知道,但他被拉不动。美这股"聚成一、拉住人"的力,在他身上熄了。

三股力,同时被按住。这才是抑郁的精确面貌:不是"太悲伤"(那还有力,悲伤是一种在轨的力),而是三股力一起熄火,人在里面既守不住、也点不着、也被拉不动。

而现实界后现代,恰恰在系统地按灭这三股力。

当一个人活在屏幕里、活在别人的人设对照里,会发生什么?

- 他的"真"被按:屏幕里全是别人精修过的生活,他守不住自己真实的样子了,总觉得自己不对、不够、不配。**脱轨**。
- 他的"善"被按:点赞是一种廉价的、单向的、不会真正点燃任何人的假激发;他以为自己在连接,其实在空转。**激发链断了**。
- 他的"美"被按:他被无穷的、永远刷不到底的符号拉着,拉力那么多、那么碎,以至于没有一个能真正把他聚成一个整体。**吸引力被稀释成了瘾**。

拿符号当饭吃,吃不饱,而且会饿死。因为符号里没有那束真实的纠缠——就像广告里的黄瓜喂不饱你的胃。

缝合

那怎么办?这套坐标给出的办法,精确、可操作,而且可能和你的直觉相反。

核心一句:三股力可以"跨界点火"。

什么意思?抑郁按住的,主要是**自我界**的三股力(守不住我、成全不了人、感受不到我的生活的美)。但**"现实界"**的三股力,往往还有余量——你的身体还在,你的手还能动,热水还是热的,走一段路,腿还是有感觉的。

而这三股力,可以从一个界,导到另一个界。

所以,自救的方法,不是"想开点"(那是理念界,而且隔得太远),也不是"冥想内观"(那是自我界,而自我界正被按着,你越往里看越黑)。

方法是:动手。用现实界那点没被按死的力,反过来给自我界点火。

- 去走路。脚踩在地上,那是一束真实的、当下的、认得住的纠缠——那是现实界的"在轨",而它会往自我界回灌。
- 去洗个澡。热水裹住身体,那是一个当下的、有阻力的、结果立刻可感的"发生"。
- 去洗碗、去整理房间、去做一顿饭、去修一样坏了的东西。这些都是身体的、当下的、有阻力的、做完立刻看得见结果的动作。

为什么是这些,而不是别的?

因为它们是**现实界**里三股力最厚的动作:有真实的物(在轨)、有立刻可见的效果(激发)、有一个完成的形状(聚成一)。你从这里点起一小簇火,它会跨界导进那个被按死的自我界。

这不是"洗碗能让你心情好"这种含糊的鸡汤。这是一个精确的机制:你在现实界点着的那一小簇力,顺着三股力的通道,回灌进了熄火的自我界。手,是那根导火索。

而这个说法可以被检验:如果它对,那么最有效的自救动作,应该恰恰是那些"身体的、当下的、有阻力的、结果立刻可见的"——走路、洗澡、整理、做饭、修东西。而这,正是临床上被反复验证有效的那些("行为激活")。不是巧合,是这套坐标算出来的。

顺便,它也解释了为什么"想开点"和"多刷点开心的视频"没用:前者隔着两个界(从理念界喊话,够不到自我界),后者是往那个正在按灭你的现实界后现代里,再加一勺符号——火上浇的是油的影子,不是油。

健康的总原则,一句话:别在符号里找饭吃,回到那束真实的纠缠里去。饿了,吃真的黄瓜,不吃广告里的。困了,睡觉,不刷"助眠视频"。心熄了,动手,不空想。真实的纠缠里有三股力,符号里没有。

再说一个:焦虑,是被太多的"将而未"拉扯

抑郁是三股力熄火;焦虑正相反,是一股力被无穷放大、另外两股跟不上。

还记得"美"是什么吗?是"吸引"——是那个"将而未"的拉力,好像要被什么聚过去,但还没到。正常的时候,这个"将"会变成"已":你被一件事吸引,然后你去做它、完成它,拉力就落地了、释放了。

而现实界后现代,制造了无穷多个"将",却不让任何一个变成"已"。

你打开手机,一百条信息、一百个热点、一百个"你可能感兴趣"——每一个都在拉你(那么多"将"),而你一个都没真正做完、做透(没有一个变成"已")。你被一百个拉力同时扯着,没有一个落地。这就是焦虑的精确面貌:太多的"将而未",没有一个"已"。

你不是"想太多",你是被太多没落地的吸引力,同时往一百个方向拉扯。心里像有一百根线,每根都绷着,没有一根松开过。

怎么办?和抑郁相反,但用的是同一套坐标:抑郁要"点火"(把熄了的力重新点着),焦虑要"落地"(把绷着的力释放掉)。

落地的方法,还是回到真实的纠缠、回到手上:

- 一次只做一件,把它做完。洗一个碗,把它洗干净、放好——一个"将"变成了"已",一根线松了。做完一件真实的、有始有终的小事,比想一百件事有用一百倍。
- 关掉那些只有"将"、永远没有"已"的东西。无限下滑的信息流,是一台专门制造"将而未"的机器,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让你不落地。它是焦虑的引擎。
- 去做有明确终点的事。走到那棵树再回来。把这一页读完。把这顿饭做好。有终点,"将"才能变成"已",线才能松。

焦虑和抑郁,看起来相反,根子是一个:都是三股力被现实界后现代打乱了。抑郁是熄火,焦虑是空转过载。而药是同一味:离开符号,回到手上,回到那束有始有终、能真实落地的纠缠里。

一份清单:当你被屏幕掏空的时候

把上面的道理,收成一份能直接用的清单。当你感到空、感到累、感到被掏干、感到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:

1. 先认出来:这是三股力出问题了,不是"我这个人不行"。你不是坏了,是你的三股力被现实界后现代按住了或搅乱了。这不是性格缺陷,是一个可以修的状态。
2. 放下手机——不是"少玩点",是彻底放到另一个房间。只要它在手边,它就在往你身上加符号、抽真实。
3. 动手做一件有身体、有阻力、有终点的小事。洗碗、走路、整理一个抽屉、做一顿饭、修一样东西。从现实界点一小簇火。
4. 做的时候,注意那束真实的纠缠。水的温度、菜的颜色、脚下的地面、手上的重量。这就是在给自己"在轨"——把飘着的注意力,拽回到当下真实的东西上。
5. 做完,给自己记一笔:我完成了一件事。一个"将"变成了"已"。一根线松了,或者一小簇火点着了。
6. 不够,就再做一件。火是一簇一簇点起来的,线是一根一根松开的。不要指望一次点亮整个自己——那不是发生的方式。发生是一轮一轮走的。

这份清单不玄。它就是把"三股力可以跨界点火/落地"这一条,翻译成了手能做的动作。而它之所以有效,不是因为"正能量",是因为它符合发生的机制:真实的纠缠里有三股力,你回到那里,力就回来。

如果你身边有人正被这些困住,把这份清单给他。有时候一个人需要的不是"想开点"的大道理,是"先去洗个碗"的一句具体的话。而这句具体的话背后,是一整套关于三股力如何运转的坐标。

03 商业:卖拟像,还是卖那束纠缠

伤口

商业是现实界后现代的重灾区,也是它的发源地之一——因为拟像最好卖钱。

后现代那把"一切是符号、是建构、是主观感受"的刀,在商业里变成了一句心照不宣的操作指南:你卖的不是产品,你卖的是"感觉"、是"故事"、是"身份认同"。

这话又对了一半。一个产品确实带着意义,一个品牌确实讲着故事,人买东西确实不只买功能。这是对的。

但它踏空的下一步是:从"产品带着意义",滑到了"只要把意义(符号)做足,产品本身可以掏空"。

于是你看见满地的拟像生意:

- 精修到失真的广告,卖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生活。
- 靠制造焦虑再兜售解药的套路——先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,再卖你"变好"的幻觉。
- 越来越薄的产品,配越来越厚的营销;钱花在符号上,不花在那束纠缠上。
- 追热点、造人设、买流量——符号自转的生意,和产品本身越来越没关系。

这类生意的共同点,是鲍德里亚说的:地图脱离了疆域。卖的是黄瓜的广告,不是黄瓜。

而它的报应,也是精确的:符号喂不饱人,所以拟像生意留不住人。用户被一个符号骗来,发现底下那束纠缠是空的,就走了;商家只好用更强的符号再骗一批。这就是今天很多生意的宿命:流量越来越贵,复购越来越低,因为它一直在卖地图,而人饿的是疆域。

缝合

用这套坐标看,好生意和坏生意的分界线,一刀就切清楚了。

坏生意:加厚符号,掏空纠缠。卖广告里的黄瓜。

好生意:把符号接回那束纠缠。让符号真的指向一根好黄瓜,然后如实地把它说出去。

这不是道德说教,这是能不能长久赚钱的问题。因为人最终饿的是那束纠缠,不是符号。谁的符号底下真有一根好黄瓜,谁就留得住人;谁在卖空气,谁就得永远花越来越多的钱买新用户。

具体怎么做?还是三股力。一个好产品、一个好服务,本质上是在帮用户维护他生活里某个显露的三股力:

帮用户"在轨"(真)。 一个好工具,让用户能更准地对准他真正要做的事,而不是被花哨功能带偏。一个诚实的产品,不制造虚假需求,不让用户为不存在的问题买单。**它帮用户守住他真实的目标——这是真,而这样的产品让人信任,信任是最贵的复购理由。**

帮用户"提效"(善)。 一个好产品,让好的事情更容易发生——用更少的力气、更少的浪费,把用户想做的事做成,并且能传下去、能帮到他身边的人。**善是激发,而一个能让用户"顺畅地做成事、并且乐意推荐给朋友"的产品,就是在沿着波传导——口碑就是善的传导。**

帮用户感受"美"(吸引真实的整体,不是制造空洞的诱惑)。 这里要分清两种"吸引":一种是把用户聚成一个更完整的状态(真的美),一种是用瘾把用户拴住(假的美,是负向的效率破坏)。**好生意做前者:让用户用完之后,觉得自己的生活更整了一点、更完整了一点。坏生意做后者:让用户停不下来,刷完之后更空。前者是把散的聚成一,后者是把人拆散了再用瘾黏住。长久看,只有前者留得住人——因为人真正被吸引的,是"变完整",不是"被黏住"。**

商业的总原则,一句话:别卖地图,卖疆域。别把钱都砸在符号上,把它花在那束纠缠上——花在产品真的好、服务真的到位、用户真的被帮到。然后,如实地把这束纠缠说出去,让符号诚实地指向它。符号接回了纠缠,生意才长久;因为人最终吃的是黄瓜,不是黄瓜的照片。

一个案例:两家咖啡店

抽象说完,看两家店。

第一家店,是拟像生意的样板。 装修极其上镜,每个角落都是为拍照设计的:霓虹标语、干花墙、进口的复古椅子。菜单上全是听不懂的名字和长长的故事。老板把大部分钱花在了网红探店、滤镜海报、话题营销上。**咖啡本身?一般,甚至偏难喝——因为豆子省了、机器旧了、店员没受过训练。**

一开始生意火爆:人们冲着照片来,拍了照,发了朋友圈。**但半年后,复购率极低。** 为什么?因为人们来过一次,拍完照,发现咖啡不好喝、椅子好看但坐着难受、店员爱答不理——**底下那束纠缠是空的。** 符号把他们骗来了一次,真实的纠缠让他们不再来。老板只好花更多的钱,买更多的流量,骗更多的新客——**流量越来越贵,而老客一个不剩。这就是卖地图的宿命。**

第二家店,是发生生意的样板。 装修简单,甚至有点朴素。但你一进门,三样东西是真的:

- **咖啡是真的好。** 老板懂豆子、养机器、盯每一杯的萃取。你喝一口,那束纠缠是实的——**这是"在轨"(真):产品真的对准了"一杯好咖啡"这件事,没有偷工减料地脱靶。**
- **服务是真的顺。** 店员记得熟客的口味,出杯快,不啰嗦,有问必答。你在这里做"喝咖啡"这件事,毫无摩擦——**这是"效率"(善):它让"喝到一杯好咖啡"这件好事,以最小的耗散发生。而顺畅的体验会被传出去:老客带新客,这就是善沿着波传导——口碑。**
- **待着是真的舒服。** 光线、椅子、音量,都是为"人真的能坐下来待一会儿"设计的,不是为拍照。你走的时候,觉得这一小时过得很整、很满——**这是"美"(吸引):它把你散乱的一小时,聚成了一段完整的、值得的时光。不是用瘾黏住你,是让你真的觉得好,所以想再来。**

第二家店没花钱买流量,但它的老客会一次次回来,还会带朋友来。因为它卖的是疆域——那束真实的纠缠。它的符号(店名、口碑)诚实地指向了一杯真的好咖啡。

两家店的区别,就是这本书在商业上的全部:第一家加厚符号、掏空纠缠,红一阵,然后要靠越来越贵的流量续命;第二家把符号接回纠缠,慢一点,但越做越稳,因为它喂饱了人。

而这不是"做好人有好报"的鸡汤。这是一个关于三股力的精确判断:人最终被留住,靠的是真实纠缠里的三股力(在轨、提效、聚成一),不是符号。谁的产品底下真有三股力,谁就留得住人;谁在卖空气,谁就得永远追新客。地图再美,喂不饱人;而人,终究是要吃饭的。

收口:第三条路

三个战场,一个共同的伤口,一个共同的药。

伤口:后现代那把"一切随意"的刀,在每个战场都割出了同一道口子——

- 教育里,它割断了"什么是好文章、好思考"的判断,只剩"欣赏"和"分数"。
- 健康里,它把人推进符号,按灭了维护"我"的三股力。
- 商业里,它教人卖地图、掏空疆域,做越来越贵的拟像生意。

而每一道口子,都源于同一步踏空:把"价值是发生的、会变的"(对),读成了"价值是随意的、主观的、没有高下的"(错)。

药:第三条路——发生里的标准。

后现代拆掉了天上的绝对标准,这件事它做对了,是大功一件——没有一把尺能量尽所有黄瓜,没有一个大故事能装下所有知识,没有一个本质能定死所有的"我"。

但它以为,拆掉天上的,就只剩"没有"了。

它漏了地上的。

标准不在天上(绝对、先验),也不在没有(随意、主观)。标准在发生里——在那束纠缠此刻的真实反应里,在那根黄瓜在你嘴里的裁决里,在一个东西能不能被追溯到它的条件、因而能不能被分出高下里。

这个标准是活的:它随条件变(所以它不是天上那块死铁板,后现代拆对了),但它给定条件就确定(所以它不随意,后现代拆错了)。

它可以被追溯,所以可以被讨论;它可以被分高下,所以可以被改进;它扎根在真实的纠缠里,所以它喂得饱人。

- 教育,给孩子的不是天上的标准答案,也不是放任,是"让思想在具体条件里真实长出来"的能力——发生的能力。

- **健康**,给人的不是"想开点"的空话,也不是符号的安慰,是"回到真实纠缠、用手点火"的方法——发生的方法。
- **商业**,做的不是卖地图的拟像生意,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裸功能,是"把符号接回真实纠缠"的产品——发生的产品。

一根黄瓜,从头到尾。

后现代看着这根黄瓜,说:"它好不好吃,全看个人。"——它看对了黄瓜会变,却把黄瓜扔了。

天上的绝对标准说:"有一个完美黄瓜的理念,现实的黄瓜都是它的影子。"——它守住了标准,却守了一根天上的、咬不动的黄瓜。

而这本书说:黄瓜就在你手里。给定它现在的样子,配上你的吃法,它好不好吃,是确定的、可追溯的、可改进的——你换个吃法它就变,但你骗不了自己的舌头。

这根手里的、会变的、却骗不了舌头的黄瓜,就是第三条路。

它不在天上,也不在没有。它在发生里,在你的舌头上,在你此刻正咬着的这一口里。

三个战场,是同一台机器坏在三个地方

回头看,教育、健康、商业这三个战场,其实是同一台机器,坏在了三个不同的地方。

还记得上篇那"四样东西"吗?——价值是从"你怎么切分接触、带多少劲什么分寸、为了什么带什么信息、走什么步骤在什么场合"里长出来的。后现代在每个战场,抽掉的是不同的那几样:

- **教育**里,它抽掉了"目的和信息"这一样:老师不再帮孩子对准"他真正想说什么"(目的),也不再给"哪里没说通"的真实反馈(信息)。于是"好文章"这个价值没了根,只能在"随便夸"和"打分数"之间摇摆。
把这一样装回去——陪孩子找到他要说的、给他真实的反馈——价值就重新长出来了。
- **健康**里,它抽掉了"劲和分寸"这一样:人被符号掏空,那股维护"我"的劲(能量)熄了或乱了。于是"我过得好不好"这个价值没了根,人在漂浮和焦虑里打转。**把这一样装回去——回到真实的纠缠、用手重新点火——价值就重新长出来了。**
- **商业**里,它抽掉了"切分和接触"这一样:生意人只做符号(照片、故事),不做那束你真正能接触到、能咬到的纠缠(产品本身)。于是"好产品"这个价值没了根,只剩买流量续命。**把这一样装回去——把钱花在真实的产品和服务上——价值就重新长出来了。**

一台机器,四样东西,坏在三个地方。而修法是同一个:把被抽掉的那样,装回去。

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能用一套坐标,同时讲教育、健康、商业——因为它们根本是一回事,是价值的"发生机器"在三个不同场景里,被抽掉了不同的零件。看懂了机器,你就看懂了三个战场,还有你生活里所有别的战场。

"救赎"两个字

最后说说书名里"救赎"两个字。为什么是"救赎",不是"批判"?

因为这本书不想只是骂后现代。

后现代不是敌人。它是一个走到半路、踏空了一步的朋友。它做对了一件大事:它拆掉了天上那些咬不动的、压了人两千年的绝对标准。这件事需要巨大的勇气,而且是对的。没有它这一拆,我们今天还跪在各种"永恒真理""绝对权威""不容置疑"底下。

它只是在拆掉天上的之后,忘了低头看看地上——忘了标准还可以在"发生"里。于是它把人留在了半空中:天上的没了,地上的没看见,只剩漂浮。

"救赎"的意思是:不否定它拆对的那一半,而是接住它踏空的那一步,把人从半空中,接回地面。

- 不把绝对标准搬回天上(那是开倒车,是它拆对了的东西)。
- 也不把人丢在漂浮里(那是它踏空的后果)。
- 而是指给人看:低头,看你手里的黄瓜。标准一直在那儿,在发生里,在你的舌头上。

这是救赎:不是把你拽回过去,是接住你,让你稳稳地站在当下这片真实的纠缠上。

给三种读者的最后一句话

如果你被后现代说服过——觉得"一切都是相对的、没什么好较真的、活着就那样"——那么这本书想对你说:你没有错,你只是被留在了半空中。价值不是没有,是它的根被人抽掉了,让你以为它是浮的。低头,把根接回去,你会重新踩到地面。

如果你被后现代激怒过——觉得"现在的人怎么什么都不信、什么都敢解构、什么都无所谓了"——那么这本书想对你说:别急着搬回旧标准去压制它。它拆掉的那些天上的东西,很多确实该拆。你要给的不是"回到过去",是"低头看地上"——是那个又真实、又灵活、又扎根的第三条路。

如果你只是想把日子过好、把孩子教好、把生意做好——那么这本书想对你说:你不用读懂那些难读的哲学家。你只要记住一根黄瓜:价值是长出来的,给定条件就确定,换了条件就变化,但你骗不了自己的舌头。教育,是陪孩子把想法长出来;健康,是回到真实的纠缠里给自己点火;生意,是把符号接回那束能咬到的纠缠。就这么简单,也就这么难。

一根黄瓜,三个战场,一条路。

它不在天上,也不在没有。它在发生里,在你手上,在你此刻能咬到的这一口真实里。

证伪:这本书可以被推翻

为了不让这本书自己变成一块"新的绝对标准"(那就成了它自己拆的东西),把它的命门交出来:

这本书用来判高下的那把尺,叫"完整"——一个东西能不能把三股力都维护住、能不能稳定地显露。凭什么"完整"就更好?

这个问题,本书没有从更高处证明,而且未必证得了。本书能做的,只是把它指出来,放在明处:如果这把"完整"的尺站不住,这本书的一切判断就都站不住。

请读者替我查这把尺。

而如果你查完,发现它站不住——请告诉我它错在哪儿。

因为你告诉我,就是一次真实的激发,就是把这本书的"发生"往前推了一步——在你那里,不在我这里。这才是这本书唯一可能走通的一次完整的发生。

王德生

后现代思想的解构与SDE救赎·入门